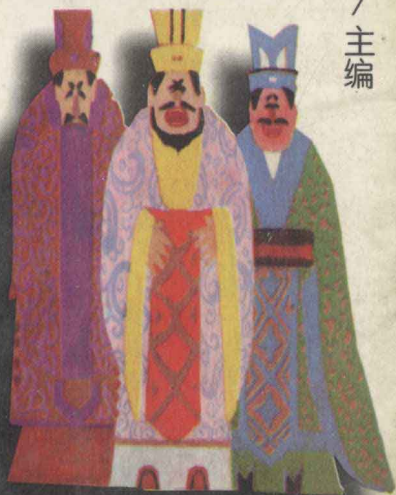


大阴谋

B卷

中国阴谋家下

高粱红 程书伟 / 主编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奕 訢——精明狡诈的“鬼子六” 1
 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
 “祺祥政变”的首功者
 卖国政策的推行者
- 慈 禧——窃国弄权的大独裁者 10
 辛酉政变
 排挤东后
 摧折恭王
 击败帝党
 庚子之乱
- 奕 譞——曲意逢迎的奸佞 39
 辛酉谋政变
 甲申易枢垣
 归政定政体
- 荣 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佞臣 54
 贵族家世 神秘情人
 趋炎附势 巴结权要
 戊戌政变 助纣为虐
 庚子之乱 阴持两端
 卒谥清号 终享殊荣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 71

钻营有术
拼凑班底
大出卖
诡计多端
投机立宪
攫夺民国总统
骗术和暗杀
独裁专制
称帝与败亡

王克敏——奸中之奸 92

攀龙附凤 媚颜劣根大曝光
铤而走险 风雨飘摇卖国路
同床异梦 三奸共谋叛祖国
政治卧榻 不容乃翁在侧
穷途末路 难逃历史公道

王揖唐——政界老猾头 109

伺二主 为虎作伥毒
居沪上 无奈渡东瀛
逐名利 “翁婿”反目成仇
作傀儡 更显奴颜媚骨
楚歌起 巨奸穷途路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载 沅——欲挽狂澜反敲丧钟…………… 126
 预备立宪的骗局
 密谋杀袁
 两个阴谋家的较量
- 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140
 从反清志士到“分共”元凶
 首鼠两端，卖国不遗余力
 密谋逃离重庆
 倒行逆施，日伪狼狈为奸
- 石友三——多行不义的“倒戈将军”…………… 165
 叛冯投蒋，叛蒋投张，反复无常
 唯利是图，勾结日寇，难得善终
- 阎锡山——民国政坛“不倒翁”…………… 176
 初掌军权
 登上都督宝座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总揽山西军政大权
 “村本政治”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存在就是真理”
 “太原五百完人”
 千古一谜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毛人凤——军统“教父”…………… 200
为人圆滑，处世老练，喜欢巴结权贵
狡诈歹毒，口蜜腹剑，善于玩弄权术
迷信好色，血债累累
- 盛世才——阴险狡诈的“新疆王”…………… 213
使诡计 巧做“新疆王”
新官上任“三把刀”
“亲苏容共”，伪装进步
见风使舵，从“左”转右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 马鸿逵——大西北的乱世枭雄…………… 234
扩大军事力量
泰安盗宝
经营大西北的野心
谋取巨额财产
- 徐恩曾——特务头子的罪恶生涯…………… 250
纨绔出身 贪权好色
顾顺章变节 徐恩曾得宠
汪精卫被刺 徐恩曾谋位
“披着羊皮的狼”
反共急先锋 杀人不眨眼
“为他人做嫁衣裳”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免死狗烹 罪有应得
- 郑介民——阴险狡诈的军统局代局长和
保密局局长…………… 265
- 瓦解桂系立首功
巧施阴谋建功业
充当反共先锋
为蒋卖命,不明不白死于家中
- 周佛海——臭名昭著的卖国巨奸…………… 278
- 灵魂蜕变
宦海沉浮
改换门庭
叛逃河内
权倾一时
“输诚”旧主
免死狗烹
- 戴笠——中国现代史上的谋诈标本…………… 295
- 诈骗有道初长成
黄浦镀金成老板
巧用男色杀盟兄
设计诱杀“鲁中王”
忙里偷闲玩女人
机关算尽赴冥府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康 生——隐藏在中共党内第一大奸…………… 323
见风使舵的役机者
两面三刀的大奸雄
摇唇鼓舌的“理论家”
“文革”中的煽风点火者
反复无常的政客、小人
- 贺衷寒——与蒋介石“斗智”的野心家…………… 347
受宠得志，青云直上
出掌“政训”，以“理论家”自居
与蒋“斗智”，聪明反被聪明误
- 马步芳——统治青海 40 年的恶魔 …………… 357
向蒋介石“投诚”
逼迫马麟下台
图谋甘肃的野心
- 康 泽——蒋家王朝的罪恶鹰犬…………… 372
“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
出掌别动队
三青团干将
- 李世群——“七十六号”的魔王…………… 381
朝秦慕楚几易主
犬马效力建魔窟
倒行逆施上海滩



目 录

大 阴 谋 B 卷 · 中 国 阴 谋 家 下

- 欲壑难填权震主
一的众矢魂归西
- 张春桥——“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 393
- 未满 20 岁的文坛阴谋制造者
- 爬升有术的“党的理论家”
- 王、江、张、姚的初步合作
- 幕后策划“一二·二五”
- 建立“张氏特务纵队”
- 美梦频灭入铁窗
- 林彪——机关算尽的林氏集团总舵爷…… 420
- 从“小排长”到“一路诸侯”
- “军事智谋”向“政治阴谋”的转移
- “文革”中的整人“专家”
- “林氏集团”的覆灭

奕 訢

——精明狡诈的“鬼子六”

侯建明

奕訢(1833—1898年),号乐道主人,是清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为人处事极其狡猾,人称其为“鬼子六”。奕訢和咸丰皇帝奕詝是异母兄弟,奕詝因自幼失母而由奕訢的生母抚养,兄弟二人一起习文学武,深得其父道光皇帝的喜爱。道光死后,奕詝即帝位,奕訢被封为恭亲王,咸丰帝随后又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咸丰皇帝虽然是由奕訢生母抚养大的,但对她溺爱奕訢不满,只封她为大贵妃。奕訢曾多次请求咸丰尊她为皇太后,而咸丰屡加拒绝,两人因此大生嫌隙。1855年,大贵妃病死,奕訢再次请求咸丰尊其生母为皇太后,咸丰虽然勉强答应了,但不客气地将奕訢请出军机处。从此,咸丰与奕訢日渐疏远。咸丰帝死后,他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慈禧相勾结,发动“祺祥政变”,夺取政权,以议政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他支持开办军事工业,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洋务派首领。戊戌变法时,他极力阻挠变法维新,旋即死去。

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者

鸦片战争开始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中国封建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挑战，一方面，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汹涌澎湃，另一方面，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腐败的清王朝在双重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奕訢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奕訢曾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军和外国侵略者同为清王朝的大敌，主张两拳出击，即剿杀农民起义与抗击外国侵略者同时并行。1858年5月，英法联军直逼天津城，并扬言要进犯北京。清政府中，上自咸丰皇帝，下至王公大臣，都被侵略者的气焰吓破了胆，乱作一团，妥协投降、签约求和的声音甚嚣尘上。奕訢却在奏折中指名道姓地批评妥协派人物、其岳父桂良的求和言论，深信朝廷只要主战，即可制英法联军于死命。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对北京八里桥的清军发动总攻，清军大败，英法联军乘机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在惊慌之中任命奕訢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第二天，咸丰本人仓皇逃往热河。奕訢临危受命，本想对英法联军继续作战，但面对清军屡战屡败和侵略者的猛烈进攻，奕訢发出了“人无斗志，大约一闻炮声，立即惊溃”的哀叹，逐渐认识到腐败不堪的清军根本无法承担既讨太平天国又抵抗外侮的双重使命，于是由对外主战转向妥协的道路上。同年10月，奕訢怀着向侵略者赔罪求和的心情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1月又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他还建议咸丰帝与外国握手言欢，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除心腹之患。于是奕訢完全投入帝国主义怀抱，并且同在京议和的王公大臣互相呼应，形成一个媚外投降的亲洋集

困。

咸丰出逃后，清政府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中心以咸丰为首，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肃顺等在承德避暑山庄的随驾王公大臣组成，掌握着清廷的实际权力。另一个中心以奕訢为首，由留京的王公大臣组成。双方为争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展开了争斗，肃顺等人利用咸丰帝对侵略者尚存疑虑的心理，鼓动咸丰不与侵略者合作，反对奕訢派对外妥协，其目的是为了他们继续掌权。承德集团属顽固派。奕訢集团一再敦请咸丰皇帝回銮北京，希望咸丰摆脱肃顺等人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屈从侵略者。

奕訢在同侵略者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们并不想取代清王朝的统治，而只是要清朝出卖更大的国家权益，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一伙为了安定咸丰的惊惧情绪，一再竭力向咸丰说明侵略者“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奕訢等还感激外国侵略者不把北京“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银及继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但是，咸丰在肃顺等人影响和控制之下，对侵略者的诺言是不大相信的，因此不肯回京。

“祺祥政变”的首功者

1861年8月，久患虚病的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行宫。临终前一天，他立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召见他所倚重的王公大臣，口授遗诏，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寺少卿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要

他们尽心辅佐载淳，是为顾命八大臣。同时，咸丰还把一方刻有“御赏”字样的印章留给皇后钮钴禄氏，另一方刻有“同道堂”字样的印章留给载淳，并规定他死后由肃顺等八大臣起草谕旨，然后交由皇后、皇子在谕旨起讫处钤“御赏”、“同道堂”印记，方能生效。咸丰死前所做的安排，把最高统治权交由八大臣和钮钴禄氏及载淳共同掌握。

咸丰临终托孤，明显有防止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和奕訢篡权的用意。奕訢身为恭亲王，未列赞襄，可见咸丰对他的戒备。咸丰病终时，奕訢曾奏请去热河探望，即被咸丰以“相见徒增伤感”为借口予以拒绝。此次未被列为赞襄，不仅面子极不光彩，而且渴望已久的“中外和好”也将成为泡影。奕訢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俯首贴耳，甘受肃顺集团驱使；要么采取行动除掉肃顺等人。第一种选择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能，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但咸丰刚死，奕訢集团还不具备立即采取行动的条件。按照清朝祖制，皇帝年幼不能理事，由顾命大臣掌管军政大权。只要小皇帝载淳处在肃顺等人的包围控制之下，奕訢就不能任意妄为，否则，他就会背上逆臣贼子的罪名。

正当奕訢犹豫之机，清廷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那拉氏登场了。那拉氏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咸丰元年她 17 岁时被选入宫，由于她很会卖弄逢迎，又生了载淳，倍受宠爱，晋封为懿贵妃。咸丰皇帝耽于声色，懒于朝政，她时常批阅各省奏章，对权力的欲望也与日俱增。然而，咸丰临终前把肃顺等八人封为顾命大臣，授予军政大权，这对那拉氏日渐膨胀的政治野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不甘心失败，决定利用咸丰刚死，新皇年幼的时机，借“正名”开始向肃顺等人展开夺权活动。按清朝家法，母以子贵，那拉氏应尊为太后。小皇帝即位以后，头一道谕旨，就是尊皇后钮钴禄氏为嫡母皇太后，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紧接着又

加两宫徽号，东宫钮钴禄氏，称为慈安；西宫那拉氏，称为慈禧。不久那拉氏借机为小皇帝保管“同道堂”印章，而取得了代子钤印牵制八大臣的权力。但她不满足于与八大臣共同掌权的局势，要争得听政的实权。肃顺等表明：谕旨由辅政大臣拟定，太后只能钤印，不能更改谕旨的内容，而且章疏也不必呈览。那拉氏意在争权，载垣、肃顺等反而警告他不得揽权。最后，虽然辅政大臣做了让步，同意将一切章疏送皇太后阅览，谕旨也由皇太后阅后钤印，但她的权欲毕竟受到限制。

几经较量，那拉氏深感自己力量不够，因为热河行宫完全处在肃顺集团的控制下，他们不仅拥有军政实权，而且掌握着京城警备和皇帝禁军的指挥权。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她决定扩大自己的力量，勾结的对象就是奕訢。

那拉氏欲利用奕訢来对付肃顺等八大臣的企图，正是奕訢求之不得的。在奕訢看来，他可以利用太后及幼主载淳反客为主，先以“天子”的名义宣布肃顺等人为叛逆，然后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做一个多尔袞式的摄政王。

本来，奕訢在咸丰死后，想立即去热河叩谒梓宫。但载垣、肃顺等以京师重地，抚局繁心，不宜轻易离开为借口，加以阻止。奕訢在收到两宫太后召他赴热河的密旨后，便积极进行布置，首先把自己的几个兄弟请来计议一番，随后又派户部左侍郎文祥会见英国公使普鲁斯，说明奕訢将赴承德的意图。普鲁斯高兴地表示，英国方面坚决支持西太后和奕訢对顽固派采取行动。奕訢得到普鲁斯保证后，立即又会见了大学士桂良、贾祜、周祖培，并督察院左、右两御史，经过研究，便向小皇帝上了一个指日奔丧的折子。奕訢未及批准，即于9月5日，以叩谒梓宫为名，束装从北京专程赴承德。

奕訢抵达承德时，正赶上殷奠礼。载垣等人为了稳住奕訢，对

他也热情迎接，不离左右，问寒问暖，实是有意探察奕訢此行的意图。精明的奕訢向他们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哭奠先皇，并给两宫及幼主请安，办完后立即回京，并说承德方面的事多请八大臣偏劳。载垣、肃顺见他如此说，还真有些相信了，于是陪奕訢来到咸丰灵前。奕訢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下泪。

莫毕，那拉氏以两宫名义召见奕訢，“密谈约一时方出”。密谈中，两宫皆泣涕而道肃顺、载垣、端华的罪状，并密商应对之策。奕訢指出：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只有在运咸丰灵柩回京途中发动政变，才会使肃顺等人措手不及，取得成功。对此那拉氏表示同意，一向软弱、不懂朝政的慈安只是点头附和。可慈禧对外国人依然有点忧心忡忡，奕訢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拿奴才是问。”他还表示，外国人并无可怕之处，英法方面都盼两宫早日回銮，对两宫回京的安全，外国愿负完全责任。奕訢此番话，使慈禧放心了。密议中还商定，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拿问载垣、肃顺等人各旨，以备到京即发。捕杀肃顺等人的密谋就这样确定下来。这一切，肃顺等人竟毫不知觉。

奕訢很快回到北京，立即按他与那拉氏定的密约，向朝内外诸大臣吹风点火，推波助浪，勾结串通。顿时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甚嚣尘上。兵部侍郎胜保看准了这是向那拉氏谄媚的良机，串联山东巡抚谭廷襄，故意违背清朝祖制，用黄折联名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御史董元醇在大学士周祖培的指使下上奏，以“皇上冲龄，未能亲政”为由，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一二亲王辅政”，公开要求八大臣让权给那拉氏和奕訢。这场舆论进攻遭到了肃顺等人的强烈抵制。但是，京城内外一致吁请垂帘的呼声，事实上已造成了那拉氏垂帘听政的舆论。从热河回京后，奕訢还积极拉拢胜保参与政变活动，胜保将军队从冀州、河间、雄县一路布置到热河。

当时，热河的八大臣中，肃顺兼步兵统领，载垣亲领禁卫军行宫的健锐、火器两营，手中拥有相当的兵力。对此，那拉氏于10月7日设下圈套，故意激怒妄自尊大的肃顺等人，她发布上谕：“着端华转任工部尚书，补授步军统领，行在步军统领一职，着端华暂行署理。”载垣、端华、肃顺等对未经他们准许，即做为上谕发布的两宫懿旨，异常恼火，进行抵制。他们采用以退为进的办法，非但不接受新职，还以“职事殷繁、实难兼领”为借口，辞掉他们兼管的一些禁军职务，以示威胁。那拉氏顺水推舟，立即下令准奏。

10月26日，咸丰的灵柩由承德起运回京，两太后携幼帝、亲信大臣间道先行，载垣、端华等亦先行。肃顺为护灵大臣。31日，太后一行抵达京郊石槽，奕訢远出40里赶来向那拉氏密陈政变的准备并接受机宜，还商定，那拉氏一到京师，立即向王公大臣哭诉载垣、端华、肃顺等对她侮辱至甚。11月1日，那拉氏回到北京后，果然即召王公大臣。大学士周祖培当面奏称：“何不重治其罪？”那拉氏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以治罪乎？”周祖培答道：“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次日凌晨，那拉氏突然发动政变，下令逮捕已到北京的载垣、端华。肃顺正护送灵车行到京郊密云，已经进入了由奕訢调度的胜保部队的控制范围，奕訢即率军将肃顺等包围逮捕，押送北京。那拉氏随即发布“上谕”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的“欺蒙”、“专擅”之罪，解除三人职务，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奕訢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

11月8日，那拉氏以幼帝载淳名义再次发布“上谕”，诛杀肃顺，并将其满门处斩，赐死载垣、端华，其余五名赞襄政务大臣及一批支持肃顺等人的官员、太监也都分别判处革职或充军之重

罪。从此结束了八大臣辅政的局面。11月11日，奕訢、那拉氏等为戴淳举行登极大典，废八大臣所拟的年号“祺祥”，改明年为“同治”元年。这就是有名的“祺祥政变”，又因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

卖国政策的推行者

政变之后，那拉氏得到了外国的支持，于12月2日宣布“两太后于养心殿垂帘听政”。东太后懦弱无能，朝中事无巨细，皆由西太后裁决，名为两宫听政，实为那拉氏独裁。奕訢因帮助那拉氏阴谋发动政变有功，被封为议政王，赐食双俸。这时奕訢即领导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兼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令，总揽了外朝内廷的大权。西太后还把宫中嫡长女的称号“固伦公主”给予奕訢的长女，以示优宠。

奕訢得势后，继续推行卖国政策。1861年11月，奕訢等上奏折，宣布八大臣罪状，特别强调：“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指1860年9月载垣等借议和诱捕英国公使巴夏礼等），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奕訢颠倒是非，把英法侵略者扩大战争的罪责完全推到肃顺集团身上，公开向侵略者谄媚。

“辛酉政变”是清政府和西方国家关系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密切地结合起来，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正式“助剿”，清政府也于1862年初将“借师助剿”变成正式决策。在中外联合剿杀下，太平天国运动于1864年失败了。

奕訢在“辛酉政变”发生后最初几年中确实风光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国内局势相对平稳，那拉氏即开始对奕訢进行无情地打击和恣意折辱。这是因为西太后最初听政的几年中，自己尚缺乏统治经验，对朝内外大事还不熟悉，尚不能应付动荡的危局，而奕訢在这方面又颇为能干，因此那拉氏对他极意拉拢和利用。那拉氏度过难关、羽毛日渐丰满后，便开始过河拆桥，决定把奕訢的威风打下去，使他变成用时招之即来，不用时挥之即去的工具。1865年，奕訢的反对派上疏，弹劾他揽权、纳贿、徇私。这些罪状虽没有确凿证据，但西太后却借此革去了奕訢的一切职务。后经许多王公大臣的说情，才恢复了他的主持总理衙门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被取消。奕訢遭此打击后，甘拜下风，退缩不前。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訢主持军事，部署对法作战，由于前方作战不利，他受到朝臣的攻击，那拉氏也斥责他“萎靡因循”，故借机罢去了他的一切职务。这次罢官长达十年之久，奕訢闲居度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西太后再次起用奕訢，叫他重新主持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此时的清廷内部帝党与后党、主战派与主和派、湘系和淮系之间矛盾重重。多年不问政事的奕訢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难以有所作为。最大的实力派淮系首领李鸿章主张妥协，帝党一派主张对日作战，却毫无实力。又正值西太后60岁寿辰，一心支持李鸿章主和。此时起用奕訢当然不是让他对日作战，而是利用他善于同洋人周旋的本领加速议和。果然，奕訢支持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此后，奕訢的政治地位虽无波折，但已年老昏聩，不复有往日的锐气。洋务运动已成了历史的沉迹，维新变法正在蓬勃兴起，奕訢的作为已经结束了。“百日维新”开始前，奕訢离开了人世。